

墨子

下冊

白話
解

墨子 卷下

明鬼上闕

明鬼中闕

明鬼下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征同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

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

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

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鄆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

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

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讖

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儆，讖也！

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

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

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舊說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

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說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

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

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

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

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

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詬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祿子杖揖出，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與言曰言神馮于祝

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祿子杖揖出，篇云祿之俞切祝詛也又音注與言曰：「春秋冬夏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意？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性同春秋冬夏

選失時，選同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繼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也以繡布

爲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卽今之小兒飾也居文反

鮑何與識焉？

盧云此云在荷襪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

官臣觀辜特爲之。祿子舉揖而稟

之稟同

殪之壇上。當是時

舊說此字一本有

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

舊說此字一本有

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

事類賦引作公

之臣，

舊說此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有所謂王里國，

御覽事類賦引作王里國卑下同疑此非

中里徼者，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據下同

此二子者，

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

辜，猶謙釋之，

由與猶同

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

盟齊之神社，

許諾，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

於是油洳，

說文云油水貌讀若窟洳未詳疑洳字言以永澤洳

擣羊而漉其血，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漉社則漉

當爲灑字之誤據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灑字云爲搖也鳥可鳥寡力可三切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

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

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

折其脚，祧神之疑，

神之社

而稟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

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

當爲

先不以其請者，

請當

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下同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

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說二字以意增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

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

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

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

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

哉？

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

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

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敢位。敢，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

酒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膾肥倅毛。倅，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

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

若此。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

世子孫。

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

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

槃盂，鏤之金石以重之。

猶當爲

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藉以取羊。

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藉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

以羊爲祥

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

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

君子之道也。

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下

舊亦有何書三字衍文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

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

佳古惟字舊誤作佳

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

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

舊作佳亦讀佳

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

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

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

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

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

『大戰于甘，

其地在今陝西郿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

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勦序

有曰：『日中。』今予與有

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

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

此孔書甘誓此文微

有不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

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

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

蓋本施之國家，

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

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盜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

舊作現非

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

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

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

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

當為

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

此字一本有

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

此句未詳

故於此乎天

乃使湯至明罰焉。

至同

湯以車九兩，鳥陳雁行，湯乘大贊。

疑輦

犯，遂下衆人之螭，遂。

王乎禽。

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

推哆大戲。

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

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修，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修戲，機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有勇力之人。

舊脫力字，人字据太平御覽增。

推哆大戲，主別

太平御覽引作生捕

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

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

甲利兵者此也。

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

太平御覽引作詆

天侮鬼。

太平御覽引有神字

下殃

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劓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

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

詳未

與殷人

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

讀如仲

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

太平御覽引作逐

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

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

太平御覽引作繫之朱輪

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牛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冥盡字假音太人民之衆兆億，

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蠶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

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

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言曰：「古之今之爲鬼，非

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

意雖死一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

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

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

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隨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

以合驢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

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此一本無將何哉？此上

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

『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驢聚衆，取親乎鄉里，

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白話〕墨子說：『自從當初三代的聖王死後，天下人遂都不講道義，諸侯都用武力互相征伐，這無非因為人君對於臣下不肯施恩惠，臣子對於主上不肯盡忠心，父兄對子弟不慈愛，子弟對父兄不孝敬，官長不肯勉力的去辦公，平民不肯勉力的去做事。人民又做凶暴淫亂的事，搶竊偷盜，無所不爲，用兵器毒藥和水火，在路上劫害無辜之人，搶人家的車馬或衣服，使自己獲到相當的利益，種種害人的行爲，一齊從此時開始，所以天下亂了。這是甚麼原故呢？這都是由於百姓們對於鬼神的有無疑惑不定，對於鬼神之能夠賞賜賢人，誅戮貪暴一層，尙未能了解，未能深信。現在假使天下人都相信鬼神能賞賜賢人，誅戮貪暴的話，天下怎麼會得亂呢？』

當今執無鬼論的一般人都說：『鬼神是沒有的。』早晚又用這話去向天下的人宣傳，惑亂天下人之心，使天下人對於鬼神的存在都懷疑不定，因此天下就亂了。所以墨子說：『當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和士君子們，果然要想爲天下人求福利，替天下人除患害，那末對於鬼神的有無，是不可以不考察清楚的。』

我們怎樣去將鬼神的有無考察清楚呢？墨子說：『要考察一件事情的有無，必須以衆人耳目所聞見，實際的經驗作標準。假使有所聽見，有所看見，那麼就必定以爲這事是有的了；假使不曾聽見過，也不曾看見過，那麼就必定以爲這事是沒有的了。既然如此，何不到一個鄉里去，詢問該地的居民，倘使他們回答從古至今，有人曾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那麼就可以說鬼神是沒有的呢？假使他們回答沒有人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那麼就可以說鬼神是有的呢？』

現在執無鬼論的都說：『天下人說會聽見過鬼神的聲音，看見過鬼神的形狀的，是不可以勝計。那麼究竟誰看見過鬼神的形狀，聽見過鬼神的聲音呢？』墨子說：『若以衆人所共同看見的，衆人所共同聽的作準，那當初

杜伯的事就是一個好例子。當初杜伯不會犯死罪，周宣王將他殺了。杜伯臨死時說：「我不會犯死罪，而我的國君卻要殺死我，死者若無知，也就罷了，倘若死者有知，不出三年之內，必定要使國君知道。」到了第三年，周宣王會合諸侯，在圃田打獵，田獵用的木車有數百輛，隨從的人員有數千人，野外人都佈滿了。到了正午時，杜伯忽然出現，駕着白馬素車，穿着朱紅色的衣服，戴着朱紅色的冠帽，拿着朱紅色的弓，挾着朱紅色的箭，追趕周宣王，對着他的車上放箭，一箭射中宣王的心窩。宣王的脊梁折斷，跌倒在車裏，伏在弓袋上死了。那個時候，周人參加田獵的都親眼看見這事，遠方的人都聽見這事，這事會記載在周的國史上面，爲人君的都以此事教訓他的臣子，爲人父的都以此事警戒他的兒子，說：「戒懼謹慎！凡是殺無罪的，他得到凶禍，受鬼神的誅罰，是這般的快啊！」照這書上所說的看來，鬼神的存在有甚麼可以懷疑的呢？

『非但這本書上這樣講，從前秦穆公有一天正午時，在廟裏看見一個神人從門外進來，這位神人，人面鳥身，穿着素色的衣服，滾着黑色的邊，臉是方方的。秦穆公看見了，大爲恐懼，於是急忙逃走。神說：「不要駭怕！天帝甚喜你的明德，命我賜你十九年陽壽，使你的國家昌盛，子孫興望，沒有過失。」秦穆公再三叩拜，說：「請問尊神的大名。」神說：「我乃句芒神是也。」若以秦穆公所親見的事作準，那鬼神的存在，又豈容人懷疑呢？

『不但這個書上這樣說法，從前燕簡公的臣子莊子儀不會犯死罪，燕簡公將他殺了。莊子儀臨死的時候說：「我並不會犯死罪，而君王卻要殺我，死人倘若無知便罷，死人倘若有知，不出三年，我必定要令我的國君知道。」過了一年，燕簡公將往祖澤去打獵——燕國的祖澤有如齊國的社稷，宋國的桑林，楚國的雲夢一樣。燕國的百姓，男女都約齊了去看打獵。到了正午時，燕簡公正駕着車子，在祖澤的大路上跑，莊子儀突然出現，拿着一根朱紅色的拐杖來打簡公，簡公遂被擊中，倒在車上死了。那個時候，燕人隨從打獵的都會親眼看見，遠方的人也都聞知這事，此事會記在燕國的國史上面，諸侯都把他當一件談話的資料，都說：「凡是殺無罪的，他獲到凶禍，受鬼神的誅罰，是這般的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非但這個書上這樣講，當宋文君鮑的時候，有一個臣子名叫詬觀，他是掌理祭祀的，他有一次到神祠裏去，厲神憑在祝吏的身上，拿了一根木杖走出來，對詬觀說：『觀，瑋玉和璧玉爲何不合規定的度量？酒飯怎麼不潔淨？祭祀用的牛怎麼不肥壯？毛色怎麼不純？春夏秋冬所獻的祭品都失其常時？這是你幹的事嗎？還是你國君做的事呢？』觀說：『鮑的年紀尚小，他還睡在祿被裏哩，怎麼會曉得這些事呢？是管理這事的臣子觀所做的事。』祝吏（被神所憑附）遂舉起木杖來擊觀，觀將觀擊倒，死在祭壇上。那個時候，宋國人當場的都會親眼看見，遠方的人都聽見這件事情，此事並且曾記載在宋國的國史上面，諸侯都互相傳說這件事情，都說：『一般對於祭祀不恭敬，不小心謹慎的，鬼神的誅戮的降臨，是這樣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不但這個上這樣講，且看這件事情：從前齊莊公有兩個臣子，一個名叫王里，一個名叫中里，這兩個人打了三年的官司，司法的還是不能決定他們誰是誰非。齊莊公想將他們二人都殺掉，又恐怕累及無辜之人，預備將二人一齊放了，又恐怕將有罪的逃脫了，於是乃命他們二人牽一頭羊，往神祠裏去發誓，兩人都答應了，於是二人遂各自發誓，先將羊殺了，把羊血灑在社土上，將王里國的誓辭讀完，更宣讀中里的誓辭。中里的誓辭尚不會讀至一半，死羊突然跳了起來，觸中里的腳，給觸斷，守社的見死羊顯靈，乃將中里擊倒，死在他發誓的地方。那時齊國的人，當場的都會親眼看見這事，遠方的人莫不聞知這件事，此事並且曾記在齊國的國史上面，諸侯們都互相傳說這件事情，都說：『發誓虛心不誠實的，鬼神的誅罰的降臨，是這樣快法啊！』照這個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怎麼可以更容人疑惑不信呢？」

所以墨子說：『雖是深山裏面，森林裏面，幽微隔絕，無人的去處，行事都不可以不謹慎。因為有鬼神在旁邊看，現在』

現在一般執無鬼論的都說：『由普通人耳目所聞見的情實，豈可以以之解釋這疑點呢？豈有要做上士君子

的，反相信普通人耳目所見聞的情實麼？」墨子說：「倘若以爲衆人耳目親自見聞的情實不足相信，不可以用來解釋這疑點。不知像當初三代的聖王，如堯舜禹湯周文武等，可以爲法則嗎？」中等人以上的都說：「從前三代的聖王是足以爲我們的法則的。」從前三代的聖王既然可以爲我們作法則，那麼現在且來看這幾個聖王的事迹是怎樣的！當初周武王既滅了殷，誅戮紂王後，命諸侯們分掌殷朝的祭祀，說：「同姓之國得立祖王之廟，異姓之國得祭山川四望之屬。」可見得周武王必定以爲鬼神是有的，所以他將殷滅卻後，才命諸侯分掌祭祀。假使真沒有鬼神的話，武王何必要分派諸侯去掌祭祀呢？

不但武王的行事如此，凡是古代的聖王，他賞賜功臣時，必定要在祖廟裏舉行；誅戮罪人時，必定要在祠社裏舉行。行賞爲何一定要在祖廟裏呢？因爲要顯示鬼神，分派之平均；行罰爲何一定要在祠社裏面呢？因爲要顯示鬼神，判斷之公允。

不但這些書上這樣講法，并且從前虞夏商周的聖王的行事也是如此。當初虞夏商周的聖王，他們初建國營造都城時，必定先要在國中擇一適當的地方，修造祖廟，必定先要選一草木蔚盛的所在，設下神祠，必須要在國中擇選慈孝善良的父兄，命他們去做太祝和宗伯，必須要在六畜中挑選體格肥壯的，毛色純的，去祭神祖。琮璜等祭祀用的玉器都要適合規定的度量，五穀中必須要擇黃熟芳香的去釀酒造飯，酒飯等祭品的多寡都須依每年年成的好壞而定。所以古代的聖王之治理天下，必定先要去照管鬼神之事，然後再顧到人事，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說官府中的設備，以先治祭器祭服爲急務，將他們都預備齊全，一齊收藏在府庫中，將太祝宗伯等都分派停當，使他們一齊立於朝堂之上，祭神用的畜牲，平時不與通常養的牲口聚在一齊，古代的聖王，他們行的方法是這樣的。

古代的聖王必定以爲鬼神是有的，所以他們對於鬼神之事才這般的關切，這般重視，還恐怕後世子孫不能夠知道他們的用心，所以又寫在竹簡上面，記在素帛上面，傳給後世的子孫，又恐怕他們腐敗蠹壞了，因此絕迹

而後世的子孫給他們忘懷了，所以更琢在盤盂上面，刻在金石上面，以昭慎重，還恐怕後世的子孫不能恭敬小心的去事奉鬼神，獲得福祿，因此先王的書上，記載着聖人說的話，雖是一尺帛上，一篇書上，論到鬼神之事，是數見不鮮，並且重重複複的，說了又說，這是爲何呢？因爲聖王以敬事鬼神爲急務啊。現在執無鬼論的說：「鬼神原來是沒有的。」這乃是與聖王的行事相違反，違反聖王的行事的，就不是君子所行之道。

現在執無鬼論的說：「先王的書上，既然每一尺帛上，每一篇書上，都再三的說鬼神是有的，重重複複的，講了又講，那麼究竟那本書上這樣講的呢？」墨子說：「詩經裏大雅上有的，大雅上說：『文王在萬民之上，其功德顯著於天。』周的功業怎麼不光明？天帝所授的命怎麼是不對的？文王的神靈升降於宇宙之中，常在天帝的左右，勤勉爲政的文王，他的聲聞永垂不朽。」假使沒有鬼神的話，那文王死後，他怎麼能夠在天帝的左右呢？因此我知道周書上說鬼是有的。」

假使祇有周書上說有鬼神，而商朝的書上卻說沒有鬼神，那麼有鬼之說仍不足信，現在且試上看商代的書上怎樣講法，商書上說：「唉！當古代夏朝尚未曾發生禍患之時，一切的獸類爬蟲以及飛鳥，莫不依道而行，何況人類，誰敢懷有貳心？山川鬼神，莫不安寧。若能恭敬誠實，就可以將天下統一，保守不失。」細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不安寧，就是因爲他們佐助大禹，因此我知道商朝的書上有說鬼神是有的。

若只有商朝的書上說鬼神是有的，而夏朝的書上卻不這樣說，那麼有鬼之說仍未足信，現在且試上看夏朝的書上怎樣說法，禹誓上說得有一大戰將在甘地開始（甘是地名，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軍的將領下車來聽訓話，王說道有扈氏倚恃威力，侮慢五行（仁義禮智信謂之五行），廢棄三正（天地人謂之三正），天所以命我們去滅掉他。有扈氏還說：「我之有天下，有如太陽在正中午的時候一樣，其盛無比，無人能滅我。」今天我要和有扈氏拚一個死活！你們這般卿大夫和平民，我並不要你們的田野和寶玉，我不過是在替天行誅戮罷了。車子左面掌射的，和車子右面執戈的，若玩忽你們的職守，都要以不服從命令論，駕車若不將馬駕馭正，

也以不奉命令論！所以行賞時必定要在祖廟裏面，行罰時必定要在神祠裏面。爲甚麼一定要在祖廟裏面行賞呢？是表明分配之平均，爲甚麼一定要在神祠裏面行罰呢？是表明處理之公正。古代聖王的意思，必定以爲鬼神是要賞賜賢人的，必定是要誅戮貪暴的，所以他們才定要在祖廟裏行賞賜，在神祠裏行罰戮，我因此知道夏朝的書上也說鬼神是有的。

所以最上有夏朝的書，其次有商朝的書，周朝的書，都再三的說鬼神是有的。這類的話數見不鮮，講了又講，這是甚麼原故呢？就是因爲聖王以敬事鬼神爲急務，照這些書上看來，鬼神的存在豈更容我們疑惑不信呢？並且古時在丁卯吉日一天，須祭祀土地之神和四方的神靈，每年還有一定的時候去祭祀祖先，以求延年益壽，假使沒有鬼神的話，向誰去求延年益壽呢？

所以墨子說『應當相信鬼神能夠賞賜賢良，誅戮貪暴。』因爲具有這種觀念後，去治理國家，去治理萬民，然後才能令國家治理，使人民都獲到利益。譬如官吏治理官府時若不清廉，男女若混雜沒有分別，鬼神都看見人民若做淫邪橫暴之事，擾亂治安，偷盜搶劫，在路上用兵器水火毒藥等劫人，搶奪人家的車馬衣服，使自己得到相當的利益，也有鬼神看見。若具有這一類的觀念後，官吏治理官府時，就不敢不廉潔自愛，見有賢人，就不敢不賞，見有貪暴，就不敢不罰，而人民原來做荒淫暴之事，擾亂治安，搶劫偷盜，用兵器毒藥和水火在路上攔劫人的，也因此絕迹，所以天下就太平了。

鬼神是神明的，他們不爲幽深隱微之處，或是廣大的水澤，以及山林谿谷所掩蔽，鬼神的神明能夠察及世間一切隱微的事，鬼神若施誅戮，不爲富貴人多，勢力強盛，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和銳利的兵器所影響，鬼神所施的誅戮能夠勝過這一切的阻礙。倘使以爲這話不對的話，那麼試看以下的例子：從前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但是他上詬罵天帝，侮慢鬼神，下殃害天下的人民，又欺詐上帝，砍去郊壇的社樹，於是天帝乃命湯去懲罰他。湯用九十兩車子，擺開烏雲陣勢，雁字行列，湯從大贊的間道進兵，從高而下，追逐夏人，遂攻入夏的郊外，湯

王將推哆大戲捉獲，（推哆大戲是桀的別號，推哆大戲即推移大犧〔牛〕之義，因為桀力大無窮，能推移大牛，遂以此爲號。）夏王桀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能將大牛推移動，能生裂野牛和老虎，指畫之間，足以致人死命，他的人民有數百萬，將山陵和近水的地方都給住滿了，然而他仍舊不能以此反抗鬼神的誅戮，所以我說：鬼神施誅戮時，不受富貴人多，勢力強盛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和銳利的兵器的影響，我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不但桀的事是如此，從前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但是他上詬罵天帝，侮慢鬼神，下賊害天下的人民，又不敬重父老，反傷害兒童，用炮烙之刑，燒炙無罪之人，剖割孕婦，遭難的家屬都悲愁嘆息，無處申訴。於是天帝乃命武王去誅罰他。武王用一百輛精選的兵車，四百名勇壯的兵士，率領着一般已受符節的諸侯羣臣，去觀兵伐紂，和殷人戰於牧地的野外，將費仲和惡來等一齊捉擒，殷王的人衆都倒戈逃走。武王追進宮去，折下萬年的梓樹枝來，將紂王擊死，把他的頭割下來，用赤色的瓊子繫起，挂在太白旗杆上，爲天下的諸侯行誅戮。紂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又有勇力的人，如費仲、惡來、崇侯虎等衆人輔佐，指畫之間，就可以致人於死命，他的人民又多，有數十百萬人，把高山上和近水的地方都給住滿了，然而他終不能夠禁止鬼神的誅罰。我之所以說鬼神行誅罰時，不受富貴強盛，人多勢重，威武有力，或是堅固的鎧甲、銳利的兵器所影響，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并且禽艾上曾說過：「德行是不論他怎樣小的，滅族之罪是不論他多麼大的。」這就是說：鬼神行賞時，不論德怎麼微小，也都要賞；鬼神行罰時，不論罪多麼微小，也都要罰。

現在執無鬼論的又說：『主張有鬼，這或者不利於父母，而有害於孝子之道吧？』墨子說：『古今爲鬼的，有三種說法：有天上的鬼神，有山川的鬼神，也有人死後變成鬼的。雖然也有時候兒子比父親先死，兄弟比哥哥先死的，但是照天下的常理講來，總是先生的先死，那麼先死的不是父親便是母親，不是哥哥，便是姊姊了。現在預備潔淨的酒飯，恭敬小心的去祭祀，假使鬼神是真有的話，這無異於把父母兄弟姊姊請來進飲食，這對於他們不是很